

7329

Inches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Centimetres

KODAK SAFETY FILM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十八陽

郎

詩文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送程總郎序

情

之有欣戚多失其正奚

而失私林之也私克於理理徹於思理之思奚其失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捨公無孰何者戊午孟春之中澣客以公移奉使淮東告聞之屏營不憚久之乃大尉喜且自咎僕於公受察者顧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爲吳楚之間能無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爲天下用偕五細於外猶未爲得其所今京口國北門控制淮濱臺軍雲屯盡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畀之公意其有在指呼豪傑殄垂斃之驍虜掇有指之故疆歸爲丹地黃闕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惠於一隅孰若兼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欣然戚然之情得其正若失之不待辨已戚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已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知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繼此借筋之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舜都臯謨將曰臣有客惜老矣外忤

而中甚腴。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恩窮自重。踞風壑之於荒人。則我之所以利賴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貲。予其宿春以湏。公行有日。因道其戚且欣。不齊齊之者爲天下賀。爲公道尉。而爲送公序。元何中學集送吳省郎序。元受景命。際天所覆。帝王之所未嘗統一者。莫不湛恩洽靈。至德融暢。然而地大以遐。故必分建省藩。鎮奠柔馭。厖臣碩輔。節鉞交炳。密和天緯。丕翊皇綱。其宏規遠模。絕出漢唐者。其勢然也。是以下而掾屬。亦必其可與經體贊元者。然后辟置。夫豈徒若石洪溫造區區從事。慕爾河陽者哉。上饒吳肯堂。學稔而才高。嘗歷校官。踐呻幕。廼薄領茲邑。始至。健決事。吏民龍服。遂究民瘼。次第力請于上官。以爲邑人悠久之利。將成而陞華省闈。令嚴期迫。浩不可留。邑之耄倪。以史君既去爲憂。皆相顧歎息。嗚呼。孰知史君之位愈高。其所及者愈遠。而茲邑固在其間也。若憂且歎。果何爲哉。於是相率爲歌詩。以餽史君之行。以繫邑人之思云。廬江何中之辭曰。秋風剝剝兮。秋雲稀。佳期倏而至。征馬頻嘶。結桂板以爲芳兮。覽芙蓉以爲秀。嗟余溪之清且淺兮。寧不可以回君之首。太微兮郎星。扇皇風兮揚天明。槐陰退食兮高堂燕喜。儼西山其蒼蒼兮。倚江流。

而長峙。晉紳淵源。余日華賀湖廣陳總郎劄。竊以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共惟某官。六轡星輝。百城風竦。穹示贊襄。台候起居萬福。某謹熏祓具蹠赫。仰干籤虔。伏勾熏慈原宥。某仰惟間氣所鍾。興運所關。清明在躬。太極合德。寒燠燥濕之變。曷能侵寇。視履致祥。勿問元吉。然屬隸愛助。不能自己。敢更以勺遵璣琯。申衛七箇。卷卷爲瞽御者。請某共審妙東淵衷。肅將隆指方觀風而問俗。爰消日以建臺。凡隸按澄。率增抃蹈。某分符江介。託蔭方新。束縛官常。未由進拜。輒控悃愞。牽課駢儻。弄斧班門。岩電是瀆。惟是言詞拙澁。不足歌頌盛美之萬一。切幸矜念。某恭以某官。學古而淵深。通今而敏劭。蚤結隆眷。凌厲亨衢。內而樞屬星郎。外而虎符龍節。聲名事業。炳如丹青。必待駕空談而枚數之。則所以事門下者。抑薄矣。善乎歐陽子之頌韓公曰。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公也。後之能擺落時好。而以歐陽子之頌韓公者望其人。亦庶乎知言矣。某不佞。請自隗始。某嘗謂世之極賤。甚愚。無若奴隸。至於青天白日。則曉然皆知其清明。矧冠貟屢方。隨牒南北。于今有年矣。當代有名公鉅卿。以正學振斯文。以清猷結主眷。用舍進退。不以一毫介乎其心。若門下之超卓乎薦紳間者。又豈直天日之清明而已哉。某雖愚安肯。

自處於奴隸後。某鉉稟晚生。自知甚白。冒昧乘障。實不自量。雖天隕幸。宿世有遭。遂獲仰承。慶雲光覆。循頂及踵。顧奚適。而非感荷者。尋易大不及斗。費力則百他州。某效官云始。適值歉歲。幾若不可一朝以居。策蹇磨鈍。閑勉夙夜。所幸兵民相安。牒訴滋簡。上供送使。僅免闕違。課虛責有。偶逃吏誹。恆時憚日。閱月十周。鼠技已窮。懇不勝任。門下夙嘗通刺。是郡遺愛依然。興念舊游。嘉善而矜不能。曲垂覆護。庶幾末路。不阽于危。某肺爾陳誠。罪當萬坐。某進越皇恐頓首端拜申敬。瀛庭珠斗聯珞之眷。並惟天胙釐嘏。載燕載寧。支壘恐有駁冊事件。願奉刊誨。毋敢不共。回前四川劉總郎。伏以素商闔序。金風兆涼。共惟某官。對越清渥。問望益昭。堪輿孚佑。台候動止萬福。某僚瞻道誼。圭籥婁周。如日星之麗天。可望而不可近。尊仰真切。栩存鑒寐。向貢竿尺。控謝隆施。塵冗全集。缺於嗣詒。第切愧恧。猶特融察。故意謙挹。復枉華緘。五雲流光。輝映心目。琅誦欣暢。感悚交懷。恭審顯膺異渥。榮復穹階。舊物青籜。從天而下。清名峻節。逐日以新。成命一啟。善類交慶。仰惟某官。剛直之氣。塞乎宇宙。忠嘉之論。簡于冕旒。休聲丕績。中外騰誦。翩然去國。亦復許時。頃遭變之異常。即奉身而詢誼。上方一新聖化。旁求哲人。衆正彙征。一賢猶遠。必有誦周南之滯者。休寵

鼎來。願趣裝以俟。某過蒙儂章之况。英詞俊語。厥味雋永。口誦耳聽。當暑翛然。自惟何人。不得當也。已傳副墨。衍襲榮蔵。拜賜侈矣。薄遼稟報。屬抱積制。不如來施之厯。矯首英蹤。未筮詹對。伏發牘眷兩闡。調和六氣。珍視菌七。趣拜絲綸。晉儀禁林。紳笏均祝。台閣華集。共想珠聯璧合。復此清秋。自天墮祉。申錫無疆。日邊有所委策。切願稟承。賀湖廣陳總郎啓。伏審。肅奉芝函。載馳華傳。輝光郎宿。歌杜陵寓直之秋。指示使星。對李邵仰瞻之夕。耄倪翹首。巡覽屬心。共惟某官。氣塞堪輿。學該流畧。措諸事業。妙三五六經之傳。作爲文章。羅二十八宿之秀。出入游膺於妙乘。操修遠邁於古人。鷺序鶩行。徧儀清切。龍英虎節。遠有皇華。果分職於地官。再峙糧於天塹。左洞庭。右彭蠡。跨湖湘形勢之雄。東夏口。西武昌。覽吳魏興亡之迹。方整神兵而減虜。正在總餉之得人。謂師律不嚴。則下無戰心。儻軍儲不給。則士有飢色。三十鐘而致一石。董驪駕之將輸。百萬師而費千金。裕轍門之供億。人誦新除之丹詔。上還舊物之青籜。攷諸已試之方。偉哉。有用之學。關中糧不絕于道。饗煩今日之幹旋。制下士相資於朝。行看異時之勲業。某孔懷斗仰。爲幸星臨。身雖阻於分符。神預馳於掃蕪。大賢容衆。門未遂於登龍。小紙爲書。屢先馳於賀燕。幃帳所暨。歡喜奚憚。宋劉漫塘

集賀韓守除總郎啓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淮壠總四道營

屯之餉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綺初頌搢紳相賀某官英姿靄月爽氣澄

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勇足以決而萬牛莫挽有如邇日深念疲氓平

斗斛以受輸已盡掃積年之弊惟兵食之重計關廊廟之深憂輓粟飛芻

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惟兵食之重計關廊廟之深憂輓粟飛芻

試幹旋之妙簪筆持橐即歸獻納之班某幸以衰年及於寬政結草圖報

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留行悵莫趨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梁何遜集

石頭答庾郎詩高樹蔭樓密細草綠成被黃鸝隱葉飛蛱蝶紫空戲陰

岑自爾悅寐寥予早寄想知阻禁闈何由從簡易野夕會孫擢郎詩

山中氣色滿墟上生烟露查查星出雲啾啾雀隱樹虛館無賓客幽居乏

懽趣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沈約詩集會何郎詩歡戚遞來事聚散

居常理孰爲膠投漆忽作弦離矢形影一東西山川俄表裏執手涉梁上

悲心萬端起方興兒女泣及此流潮水明月潭龍女詩贈何郎坐久風

吹綠綺寒九天月照水精盤不思却返沉潛去爲惜春光一夜歡留別

何郎負妾當時寤寐求從茲粉面阻綢繆宮空月苦瑤雲斷寂寞巴江

水自流唐李義山集征步郎詩塞外虜塵飛頻年度積西死生隨玉劍

辛苦向金微韓冬郎二首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

萬里丹山路鶴鳳清於老鳳聲劔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爲

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鮑明遠詩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渺烟霧長波迥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

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遠奔景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歡觴爲悲酌歌服

成泣衣溫念終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輸

烟言藏佩韋韋應物詩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詩天生逸世姿竹馬

不曾騎覽卷水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幾葉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

甘羅亦小兒歲時雜詠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蹉跎別夢長水闊開夜鑼霧棹起晨涼烟月期同賞風波

忽異行隱沙曾撼櫓轉瀨指遙檣蒲葉錢刀綠筠筒楚棕香因書報思遠

爲我憶檀郎溫庭筠詩蔡中郎詩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

今日愛才非昔日枉拋心力作詞人施肩吾詩望騎馬郎詩碧蹄新壓

步初成玉色郎君弄影行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白居易長

闌曉日鷄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烟霄老慣

慶集聞揚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

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頃曾有贈楊詩落句云不用更教

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云俱入手宋鄭獬郎溪集贈朱省郎詩

蕭灑不羈性。本出自塵埃。棄去萬物累。健翅天地回。白髮朱省郎。截葉稱高才。春風如故人。昨日天涯來。置酒盡堂晚。勸我白玉杯。調笑脫俗態。高談若風雷。歸來碧窓靜。殘照寒徘徊。豈知丈夫志。力劈青雲開。孤坐淚橫臆。慷慨無良媒。世事如轉蓬。竟日千萬回。捩翅凌赤霄。欲拉高山摧。誰可料前途。使我孤心哀。元趙叔英松亭詩集寄朱省郎傳夢臣詩。經術淵源悉巨纖。妙齡風采德才兼。掾曹黃閣惟三語。名望青雲守一廉。報國忠勤心翼翼。接人平恕禮謙謙。知君事業他年盛。萬寶輝光近具瞻。劉仁本亦玄集。寄許具瞻省郎。長松出古澗。參天二十尺。矯矯冰雪姿。不爲歲寒易。女蘿附其頭。亦復借顏色。一朝事斧斤。剪伐由中直。但願成棟梁。女蘿不足惜。山翁詩寄朱省郎張國陽齊門不好琴。越俗不尚冠。君今欲稽古。但傷知者難。弄機月皎皎。叩角夜漫漫。寸心如連環。中有長恨端。珠玉本無趾。桃李亦何言。充君眼中物。恐君歡意闌。故人已鼎貴。青雲駕飛鸞。片鷁捨蓬蒿。媿此兩翅膀。山深紫芝老。風烈石髓乾。音塵日以遠。何由寄加餐。國朝胡擇隱集重簡虞省郎兼寄劉仲修昆仲。賓鴻遙度塞雲高。

交友無書思轉勞。總愛還鄉辭魏闕。番怜避地託林臯。紫薇春靜曾分幙。白紵秋深未製袍。寂喜劉郎能好客。何時對菊泛香醪。龔敷賦湖集束劉子晉省郎詩。何處還堪一舉杯。城南風軟少塵埃。青山滿郭遊人醉。芳草迎車使者來。村店野橋郊遠近。禪宮仙館路縈廻。落花隨意飄紅雨。飛絮多情點綠苔。詩思謾因臨眺得。笑顏非爲管絃開。琅峯曉日光如洗。靈岫春雲雪作堆。櫺櫨每慙淹薄宦。菁莪今喜育英才。轅門有鵠彎弧出。泮水無芹採藻回。檣燕留人渾不斷。杜鵑啼血莫相催。山中亦有桃千樹。何必錙郎去後栽。宋李復濱水集李無玷自左正言出守永州。召爲吏曹外郎。尚阻叙舊。先貽此詩。初伏青蒲拜冕囊。忽驅五馬下瀟湘。入承上閣尚書牒。分掌中銓吏部郎。焚藁舊垣猶寂寞。拱樞列宿頓輝光。聞歸未便能傾倒。五日朝班得綴行。元李庭寓庵集用郭外郎韻。尋春重過曲江東。爛熳繁華在眼中。寂寞此心誰會得。少年場上白頭翁。滔滔歲月逝。陝西東。筆落珠璣咳唾中。跋扈定難追逸驥。謾誇坡老和陶翁。細草幽花灞水東。籃輿坐我畫圖中。歸來酩酊無佳句。良愧當年六一翁。歐陽已到庭西。逢太守。藍輿酌酌持花歸。春衫貰酒盡樓東。朱碧紛紜醉眼中。

坡詞我醉初不知。但覺紅綠眩。日暮馱歸驢。背穩路人指。笑是詩翁是。題所逼致不揆如此。

驕兒索飯泣門東。不信凝塵滿甕中。搜斷枯腸無

好語。生涯已似少陵翁。信有仙山碧海東。玉樓銀闕瑞烟中。爲嫌上界

多官府。且向人間作醉翁。

昔隨計吏走關東。屢入宣和禁苑中。陵谷變遷今幾度。試憑銅狄問仙翁。丁年落筆賦河東。曾入鴻儒顧盼中。老去布衣誰比數。黃塵憔悴一衰翁。千古繁華逐水東。銅駕埋沒棘叢中。傷心欲問前朝事。不見連昌舊老翁。一廬舊隱滸丘東。千丈蓮峯指顧中早晚重尋遂初賦。瓦盆沽酒伴鄰翁。春光淡蕩滿秦東。亭名已拚形容痛飲中。排闥新詩隨意掃。要將公業學涪翁。山谷詩排闥有新詩忘歸去送程。纔見旌旗出漢東。復聞烽火起煌中。欲知邊塞征人苦。請問新豐折臂翁。比年恩詔下山東。百萬人家喜氣中。一見昇平死無限。不羞扶杖尾田翁。金鼓明年過浙東。江山行入版圖中。便宜條奏吾儕事。勿謂無人繼弱翁。五雲明處日升東。豪傑都歸控馭中。爲謝元和諸學士。莫矜相業笑漁翁。寄郝紹先外郎詩。天眷西平雨露偏。賓僚妙選必英賢。關中政仰蕭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一硯寒冰晨草檄。滿樓明月夜籌邊。快須努力平逋寇。清史功名屬少年。

送李敬夫外郎

淵源聖學用

功深。藉藉聲名藹士林。決事但遵三尺法。肥家寧顧四知金。勞生笑我淹黃卷。好士惟君是赤心。寄語青雲舊知己。幾時垂手援湮沉。

送劉謙外郎詩

少年錦帶佩吳鈎。乍別庭闈作遠遊。足馬飄零天一角。歸心搖蕩月三秋。綠衣行遜寧親喜。白酒聊忘去國憂。明日關河邈千里。爲君重倚仲宣樓。

張文穆公集送卜外郎詩

當年琴調響嚴灘。

墨授歸來盡虧冠。

猶借文書資幕辯。還教風采振臺端。清明官府光華遠。佳麗江山境界寬。別後相思何處在。故園花竹日平安。

程端禮畏齋集

次浙東宣帥府閑

楊外郎韻

聖世車書混。仁涵覆載中。大酺歡郡國。重譯走蠻戎。航海南金重。堆盤火齊紅。懷柔深悅服。智術豈牢籠。威震秋霜凜。恩施愛日烘。鴈猶違肅殺。葵亦仰瞳曨。海右三韓外。江南兩浙東。漁商輕稼穡。蘿蔓等菁菘。弦誦今猶盛。衣冠昔所崇。航檣千里集。洲嶼萬家叢。人固多豪傑。材非但箭筒。太平興禮樂。武備飭刀弓。聞寄軍民重。權兼節制隆。令行鋒建水境拓柱標銅跡。息鯨鯢恠聲。收風水漁祝。融猶效職龍。伯欲移宮久似星環北。無勞檄喻蒙麗。謀新盡角儀。羽絢華蟲品秩參台鼎。耆英出陸楓。律身繩正木。察物鑑縣空。不擾惟持重。原初每慮終。掾曹當代選。才彥一時同。銛利硎新刃。調和絲應桐。文書知已簡。談笑樂何窮。言事方枘蠡。揮弦

復送鴻陸遊首郵鄧。水泛即瀛蓬。島夏仙靈託。窓間日月通。霞城人境異。
台嶺客心忡。橋滑足難躡。泉驚耳顧聾。穴傳歲夏后。鼓說殷靈闕。秦望碑
銘古蘭亭筆札工。西堂池草句。百里藕花蓬。鴈蕩長雲幕。龍湫自雨濛。鼎
湖驚屹石。瀑布瀉流虹。羊角排山岫。龍鬚比際莊。石靈歸洛子。柯爛遇碁
童。太末垂名舊。徐王布德洪。雙溪吟已絕。四井論非公。牧去思黃氏。遊來
記葛翁。江山遺跡在。田里屬年豐。勝極詩添興。清豪酒有功。夜舟蟾晶晶。
春履草茫茫。爲赴宣風便。寧虧報國忠。下看文法吏。相遠馬牛風。布鞬遊
方始。蒲輪召莫匆。愛山生似渴。吞海覺難充。遇異歸休念。聞奇訪必躬。新
遊呼賤子。一起豁昏矇。顧我材無取。登高志頗雄。諸公如授簡。會使剝藤
穹。王惲秋澗集奉酬紹開外郎詩。盡省胡負外。都城憶昔遊。分携無半
載。渴仰若三秋。已辦催科拙。寧煩任智憂。何當償宿願。相望兩山州。宋陸
游渭南集寄五郎兼示十五郎詩。八十九十老可驚。白髮森然憎鏡明。
身當遊岱尚少駐。書欲藏山殊未成。大兒爲國戍絕塞。季子伴翁親短檠。
古人已矣不可作。夜闌撫几歎平生。呂氏子夔郎求詩。乃祖身兼將
相崇。諸孫玉立有家風。此郎已復塵埃外。它日相期氣類中。行已勤勤湏
自省。讀書亹亹要新功。果能哮吼如獅子。一辦香應嗣放翁。任希夷斯庵

集詩付二郎。望前一日正芳春。我祖當年慶誕辰。奕葉有孫同此日。吾
門他日寵光新。趙忠正德集聞郭瑾懷甫除郎開封司舍。至治本無爲。
何曾帝力知。人惟求俊彥。天畀濟艱危。鼎席尊黃髮。星郎用白眉。鋒芒森
武庫。律呂奏咸池。海內想風采。朝中增羽儀。餘光被草木。盛事播聲詩。感
會唯千載。飛騰各一時。著鞭今更懶。投効去奚疑。亦有乘軒戀。其如續脰
悲。御蘆聊避弋。遠樹未安枝。念舊多生死。思鄉久別離。自餘復何道。湖海
是歸期。洪平齋集送商總郎三首。鶴唳風聲淝水捷。馬騰士飽蔡州平。
笑談定取中興策。莫道司存只餉兵。霜遲斷隴蒿花白。水足平田稻子
紅。剝把豐年供祖帳。送將玉節過江東。百尋浮玉三更月。萬里長江一
色秋。照映此心須此水。不妨小泊讀書舟。袁起岩東塘集和林子長訓諸
郎韻。祝贏不知難。舐犢不知累。我生飽經涉。一一如歷塊。泛觀孩提兒。
鏗鏘捷應對。由其學不學。所入遂同異。有子當務教。否則基業墜。明經仰
肅賢。所重識與器。黃金委塵土。教子遊於藝。父子踵黃閣。功業美且粹。最
憐房杜家。門戶早覆賓。紛紛不肖子。掃蕩等劇戲。賢愚豈少年。成敗見晚
歲。君家萬金產。兩兩蘭玉萃。兒時見頭角。已負食牛氣。誦詩了瑟箇。引義
觸儕類。長大守經訓。含咀樂心醉。潤翻紙上語。筆刀巧憑恃。老蚌生明珠。

光彩爛足畏。渥洼墮龍種。不數蟾蜍輩。孟仲叔季間。更盛而迭貴。吾兒豚
犬耳。衣鉢黨可遺。登門倚群玉。辱交每不外。譬如般若光。照此大海會。願
續無盡燈。庶爲宗門慰。陸子壽集早過何郎詩。蕭蕭風雨曉藍輿。沒脰
泥深我僕痛。却憶去年苗欲槁。任從行李且虛徐。趙汝騰紫霞洲集餞新
三衢牧。常著郎咫尺去天郡。少雙名世儒。兩輔建有日。五袴周無襦。孔
廟雲來祀。柯山衿珮趨。常侯振文化。相業起於衢。李曾伯可齋集丁未効
八腮叔賦黃郎詩。夙悟金仙空色教。化生千百對青春。強顏翁媼旆爲
貌。取悅兒童緣繫身。立伏無言開口甚。當筵何事掉頭頻。笑他鮑郭經年
舞。我過鶯花即問津。國朝劉基覆瓿集寄臺郎張質夫。春愁忽得故
人書。喜極成悲淚滿裾。冀野駕駘虛伯樂。魯門鐘鼓駭鷁鷀。全家蕩析飢
寒切。病骨支離志慮踈。敢以浮名誤知己。緘辭寫意愧何如。釋大訢蒲室
集次韻廉公秀御史送觀志能臺郎赴都。我愛魯司寇。談笑驥三都。中
流天一柱。孰憂顛不扶。使君蘭臺彥。去惡如摧枯。利刃剗茅秆。冒顧募難
圖。問俗湘水上。重吊楚大夫。長笛幽憤作。落日壯心孤。歸舟百靈護。風雨
聞號呼。送觀志能臺郎赴都得勸字。皎皎瓊林枝。一見足良願。三年
獲周旋。臺端肅懲勸。野火結夕陰。江煙帶寒暮。歌長步遲遲。庶以展懷戀。

次韻答曹德昭臺郎見寄
華壓雕欄護玉墀。光涌珠網耀摩尼。室空
誰問維摩病。才絕徒憐顧愷癡。塵土污人思自奮。雲霄舉翮欲何之。期君
臺閣鵝鸞集。濯濯清風尉所知。送楊子承臺郎詩。六旬苦不雨。寢食
不遑安。佳人重遠別。西風古長干。辟書豈無華。中臺切雲端。執簡贊畫諾。
群彥集孔鸞。丹心照白日。雄辭馮驚湍。所愛溫如玉。何湏錢作肝。賢才期
有用。行志良獨難。上言保明哲。下以濟時艱。關陝民食子。蜚蝗蔽淮壠。便
湏給餽餉。胡能及朝飧。維斗不可酌。西望銀河乾。安得仙人掌。盤傾玉露
溥。張文穆公集送張從之臺郎詩。又報天邊好語催。烏臺移近鳳凰臺。
模中頗見此客不。江左喧傳某揚來。到處冰霜凝簡牘。公餘風月入尊罍。
他人不似吾同姓。歌徹陽關首重回。薩天錫詩集淮安舟中呈觀志能臺
郎二首 銀漢迢迢露濕莎。南風無力水無波。孤舟有客坐不寐。一夜月
明聞棹歌。歸思滿江南。寄士嚴臺郎詩。薦士如君少。文章玉佐泥。自登臺閣去。
不使簿書迷。俸薄無餘積。家貧有病妻。長安貴公子。中酒聽鶯啼。口號
寄中臺諸掾郎二首 天上霜臺高百尺。諸郎不爲簿書禁。遙知閑倚東
廊柱。看盡楊花看綠陰。天上故人頻寄語。江東倦客只題詩。梨花飛盡

東廊雪。又過梅黃杏熟時。王逢梧溪集寄溥鰲海掾郎。兼簡宗燈二上人。
省郎前進士。裔出素封家。畎畝寸心赤。風塵雙鬢華。玉衡低虎觀。金柳
新闢府。諸曹舊直臺。節毛通萬乘。旗羽拂三台。路遠青州入。烽從赤壁來。
英雄滿麾下。參贊屬奇才。郝禁陵川集。遊斜川憶西郎詩。江壠坐白頭。
自分如歸休。十年不出戶。夢憶西郎游。看花當雷溪。水合青山流。泓澄潭
洞豁容與浮輕鷗。回抱道明莊。魏道明也玉翅開林丘。西廊十二峯。如列鳥翅。見水經。依依避秦人。桃源闢田疇。遺我山中酒。殷勤更獻酬。花飛好
鳥歌。塵世有此不醉。踏石上水灘。灑然濯百憂。何年結茅屋。歸去便可求。
西郎吟。上左副賓侯西郎峩峩秋凌空。萬壑秋氣丹霄通。翠蟠燕趙一
千里。蒼東刀巖十二峯。壁立不讓恒山雄。顏行欲過東海東。老鷹南來駕
黃隼。結巢便入山靈宮。羽毛不鏽爪距禿。肅雲慘月驚長風。巨靈雖爲重
御護。湫穴幾爲脩蛇証。相君巖巖西郎秀。壽與西郎高不朽。老鷹黃隼正
吾儕。亦賴恩靈庇黃口。黃金臺上秋風高。會當凌風快鴻毛。爲公搏擊殿
雲飈。楊鉄崖集。鉄面郎。美趙御史也。鉄面郎。不願白玉堂。願着繡衣裳。
上明天耳目。下見人肝腸。江南使者欺天隱。黃金車駛實虛牝。忽焉青天

近天目峯前見秋隼。父老出郭門。焚香拜使君。使君天上斗。斟酌元氣成
冬春。成冬春。立皇紀。董狐已脩三國史。柱後惠文須處理。江南驟行且止。
萬一讒邪塞天耳。手持堯時屈軼枝。獨立殿前言國是。鉄面郎。真御史。
張思廉玉笥集寄石郎詩。弓馬英雄徧四方。何人重爲整王綱。鳳凰池竭
多春草。獮房臺傾少夜霜。賤似衛青猶出將。飢如韓信亦封王。誰能孤坐
窮山裏。剔盡殘燈讀漢唐。宋本至治集中郎詩。中郎柯亭笛。乃落桓野
王。且得王徽之。洗耳聽其旁。風煙一蕭索。江山自邇迤。世間可憐事。稀復
得如此。宋張敬齋詩集賀新郎詞壽歐陽新卿。卓犖歐陽子。是江山毓
秀鍾靈異才間世。怜則韶光三月暮。蓂葉堯階有四。正天啓懸弧盛事。金
鴨亭亭書雲篆。散非烟。南極真僊至。來爲爾薦嘉瑞。神清洞府丹書字。
擁笙歌。綺席高張。更羅珠翠。个裏長春人不老。仙籍玉環暗記。但判取醜
醜沉醉。擬作新詩八千首。待一年一獻稱。俾爾耆而艾昌而熾。馬丹陽集
鍊丹砂詞贈鄴縣柳蔣村楊一郎。酒色氣財華。世俗生涯。貪饕豈覺路
途差。箇箇迷。無箇悟。背了仙家。達者不驚蟬。陝石農家遇有官私事
又贈鄴縣黃賓谷竇三郎。大悟棄奢華。拂袖天涯。頤神養氣事無差。自

在逍遙無繫絆。到處爲家。虎嘯似鳴鐘。龍吐靈芽。和光混俗。手閑乂功。
行暗修唯自覺。嘉上無嘉。賀方回詞。陌上郎生查子。西津海鷓鴣。徑度

滄江雨。雙艣本無情。鴉軋如人語。揮金陌上郎。化石山頭婦。何物繫君心。三歲扶牀女。畫眉郎好女兒。雪絮彤章。梅粉華粧。小芑臺榧机羅。

紺素古銅蟾硯滴。金鵝琴薦玉燕釵梁。五馬徘徊長路漫。非意鳳求凰。認蘭情。自有怜才處。似題橋貴客。裁花潘令真。畫眉郎折衷情。

喬家深閉鬱金堂。朝鏡事梅粧。雲鬟翠鈿浮動。微步擁釵梁。情尚秘色。猶莊。遙瞻相弄絲調管。時悵新聲。翻試周郎元王。惲詞感皇恩。贈李士

觀諱儀霸州人。予廿時鹿庵先生門同舍郎也。性端方。嘗爲刑司經歷官。好學不倦。與人交有終始。回首竹林遊。山陰陳迹。灑落襟期。記疇昔論文把酒。醉盡清泉白石。幾年江海上。空相憶。邂逅淇南。羈愁都釋。兩鬢怜君更如漆。幽懷重叙。不待小槽紅滴。新詩隨咳唾。驪珠濕。唐李義山集

聖郎曲。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郎

地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隱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桓公十年冬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莊公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莊公三十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註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郎州

州名。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武德元年開南中置南寧州乃立味

府。管南寧恭協昆尹曾姚西漢西宋九州。五年罷總管。其年冬復置寄治益州七年改爲都督。督西寧豫西利南雲磨南籠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仍割南寧州之降縣屬西寧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於今治。貞觀六年罷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寧爲郎州也。領縣七戶六千九百四十二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也。

阿崩郎

阿悞郎

犬郎

鎮名。雲南志已

上三條俱在建昌府。

隆州坊郭鄉鎮名。

居郎

雲南志在建昌府永寧州中縣坊郭鄉鎮名。

夜郎

國名。鄭樵通志。四夷傳。夜郎漢時通焉。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遜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

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祥柯郡。夜郎侯迎降。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祥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有遯水。東至廣
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指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有竹林。是也。王嘗從之。止大石上。令作羹。從者白無水。
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按漢書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
帝時。猶謂之夜郎王。獨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爲侯。與班史抵牾。今
兩存之。初楚項襄王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祥柯處。乃改其名爲祥柯。
祥柯繫船杙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眾王滇。後十餘歲秦滅。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項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謬。班固猶習而書。范華所記。詳攷爲正。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項襄

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蹻音渠略反。祥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
鈎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外皮有毛。似
栟榈而散生。其木剛。作鋸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
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麯。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
洪直旁無枝條。其莖生葉。不過數十。似梭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
斂赤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遲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母歛縣人也。文獻通考
夜郎國今夜郎播川犍爲郡。即其國。今雲南郡滇國。其國隣祥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祥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縉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蒙約還報。乃以犍爲

郡今犍爲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其地發巴巴郡今通川等十五郡地已具上注蜀卒蜀郡今蜀郡瀘陽唐安臨邛蘆山等郡亦曰蜀川理道

自焚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今越嶲郡地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郡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中廣漢巴郡今漢川巴川蜀川地也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罷音疫離遭也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爲害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間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爲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嶲郡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爲牂柯郡今涪川夜郎義渠郡地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爲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後皆爲縣屬漢牂柯郡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兵擊牂柯大破之後

姑繒葉榆人復反鈞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爲鈞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侯邑名後爲縣屬漢牂柯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効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選更怯懦不前之意選息充反更人充反大守察動情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責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反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爲牂柯太守至牂柯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

其衆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賈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唐置費珍莊琰播郎咩夷等州。其地北距兗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乃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刲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砂羅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咩柯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寧州蕃落使龍亮璠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來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百七十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千兩。太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琚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七人以方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麇鹿充食。每三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光進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

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揷首爲飾。大中祥符以後。頗爲冠抄。轉運使寇瑩調兵擊之。夷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氏。於諸姓爲最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與者恩賞而已。賜以袍帶等物。至刺其數於臂。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江州志。唐李太白天寶初至長安。知不爲貴近所容。歸築堂康廬。讀書。後爲永王鄰。辟爲府僚。白逃還彭澤。坐鄰累當死。初白遊江州。識郭子儀於未遇。子儀哀其寃。請解官爲贖。詔流夜郎。唐李翰林集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搖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弊杖蕨。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齊賢曰。太白士贊曰。桃花水見前鮑昭詞云。搖蕩春風媚春日。又綠波敗金骨。盧溪詞有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毛詩葛與女蘿。又言采其蕨。唐夜郎縣隸涪州。

之。武陵西上沅陵渡。扁舟忘了來時路。花外有人烟。相逢疑是仙。清樽留夜語。醉倒知何處。歸去客心驚。金鷄嘲哳鳴。**方輿勝覽**題詠唐李白

寄江夏韋太守詩云云。西上令人老。夜郎萬里道。又寄韋南陵詩。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造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張

文昌送蠻客詩。借問炎洲客。天南幾日行。江連惡溪路。山繞夜郎城。四六夔路奧區。樂源古郡。雖云夷俗。實慕華風。古不居於臣服。今

久被於皇靈。萬里朱幡。暫撫夜郎之俗。一封紫詔。即歸曉禁之班。粵從漢代。尹珍之教化始行。循至唐朝。太白之詩歌尤甚。

郎氏

千家姓

郎商中山古今姓氏辨証出自姬姓。曾懿公孫費伯帥

武子築郎固。即其地。漢有郎舍。後漢郎顗。字雅光。春秋魯莊公築臺于郎。李立。又舍五世孫魏伏波將軍芳。徙居中山新市縣。後燕有秘書監郎敷。五

代史梁有軍將郎公遠。**千姓編**郎氏又出

魏郡北海。後趙有郎肅。**啓劄青錢宮音**

郎顗

宋漢書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

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月反。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

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

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遣告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

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

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

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

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祗悔。祗。大也。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

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

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

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

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

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

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

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

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廬災。永建元年秋。茂陵

園陵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

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火灾

並作燒君室。自項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

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

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毫之殷地。人咎嗟相怨。不欲徙。盤庚

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毫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

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

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

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

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閭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

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繫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

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晉庇。又曰。鄭

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

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晉庇。又曰。欲

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

不雨也。又項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易繫詞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

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

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

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

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文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

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規。禮野規失。不行夏令。則

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爲元士。二

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

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分卦直

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苞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

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忘天下之憂。六卦四斗曰鐘。左傳曰。四斗爲丘。四丘爲區。四區爲金。四金爲鐘也。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猶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懃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鎖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伏鎖鼎鑊。

顓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懃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羣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閏玄服。避舍。釋更衣之適。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顧操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年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思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春。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春。從今且至明日旦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陵園火灾。故引之也。青沴。謂災氣。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易緝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云。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緝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

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私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成亥之間爲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

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乙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彫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記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

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呂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賜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者也。熒惑南方火。威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鳥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使。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伐。又為大辰。廣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為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刑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

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王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指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柶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年曰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勸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察。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

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實。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爲司徒。至陽嘉三年。東方司徒。自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晉。謂以三晉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兌爲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

因。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卮。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成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刖也。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者競鉗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指者笞五百也。自文帝除之。當黥者。及兆人。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園圃。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

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據屬。參據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競相薦謁。各遺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贊。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爲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願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剗木為舟。剗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文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滅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驕。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爵賞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

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闔閭。辟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除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懼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詞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衣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衡。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時還住。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

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官商鳥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

曰。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稱

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

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

臣顥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減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

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實遂行。無有不當。

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

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兩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大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

諸侯大夫於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實遂行。無有不當。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

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

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若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

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入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雷。雷在地下。故曰雷

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

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參。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

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

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

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太皓天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爲重華。故年豐也。尚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苞曰。房四星。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卽爲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曰。人石中天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耳。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僻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僻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倉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其方已。皆燔雄鷄。燒彘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也。照也。時恭陵百丈廬火。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

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衣其方色。皆燔雄鷄。燒彘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也。照也。時恭陵百丈廬火。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

陽嘉二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畧如顓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顓名德欲與親善顓不顧以此結

怨遂爲

禮所殺。

郎基

北齊書循吏傳。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率勦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

杖亦盡乃至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乃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効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穎川郡守郡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因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條格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放決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

既疎獄訟清淨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棺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轔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基子茂隋史有傳

郎茂

隋書列傳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穎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

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傳緯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

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寃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薄。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糾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

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穢。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執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斬。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謐雜治之。茂素與二人和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七十五。有子知年。

郎穎

姓氏。遙華穎字楚之。與郎蔚之議。

隋書

列傳。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第雙貴同居。

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

郎方貴

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

州主簿。

郎餘令

唐書儒學傳。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博于學。

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烏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往。斐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

郎士元

辛文房唐才子傳。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寶十五載。盧

庚榜進士。實應初。選京畿縣官。詔試政事中書。補渭南尉。歷左拾遺。出爲郢州刺史。與貞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文。祖餞人以爲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閑雅。逼近康樂。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季友錢起等皆見題詠。每誇勝絕。詩集今傳于世。姓氏

切。小阜。叟。夕永切。謾。莫半切。歎也。謫。郎軒切。逸言。

薄口切。樓。郎斗

進士元唐詩
人錢起齊名

郎簡

宋史列傳。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

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効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憚。今意倦。豈其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

頓。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爲意。孫汚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以國史本傳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修。清波別志。後二百年。有遠孫伋。偉同登詔定五年第。以國史本傳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修。清波別志。資政殿學士孫公汚。爲守日。榜其所居坊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

郎曄

臨安志。曄事同里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雖從淳熙十四年。

別志。曄字晦之。杭人或謂郎無他郎。當與侍郎同譜系。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累舉得官。不需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

郎思

宋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銘。余自郎曹。以言事擴。僑居西市。距

酣慷慨。道平生。經行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媿惡。及可喜可愕事。纏纏有本末。且言開禧初。淮楚繹驛。身在圍城中間。以奇畫干主帥。用輒中圍解。欲

官。僕掉頭挾所得胡人弓矢徑歸。每北風塵起。拂絃撫竒。猶踴躍自喜。恨不獲窄袍快馬。蹴踏冰雪。効驅馳也。語畢。目光炯然如秋隼之欲擊。意甚壯之。問君何以不從戎。曰。吾宗本詩書家也。景德六年。遠祖簡。登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名在國史。衣冠中絕。落莫幾二百年。物久鬱。必怒奮。貨久居。必慕贏。僕少游四方。閱人多。視諸孫當有以儒科進者。歸出橐中裝。延師教之。畫綜理家事。夜張燈挾炭。坐孫輩傍。吟颯與相應和。老者未寢。少者不敢懈。以故偉伋能力于學。紹定壬辰。同忝科第。以續前脉。僕藉是亦階初品。孰與鶻冠多。因扣君養生以何術。曰。寡慾。安生以何術。曰。寡怨。治生以何術。矍然搖手曰。是非考功所當問。老夫亦不能語考功也。余今浮湛周行。媿且病。念君涉多而見博。年耆而識明。沼魚畦卉可以永日。欲歸效太史公訪所過長老。從君執筆記所聞。而遽以不起計。噫惜哉。君郎姓在漢爲安丘人。在魏爲中山人。唐五季以來。世爲杭之臨安人。贊生瑀。瑀生孜。孜生君。君諱思。字伯永。性明直無機械。事母老彌篤。撫鞠猶子盡恩。平居意色沈毅。閨門整暇。與人言是非。非不苟同。臨財義不立責券。而樂周急。生以紹興庚辰卒。以端平乙未。十一月八日。娶章氏。封孺人。男三。謙。詠。該。季蚤卒。女嫁施廷祀。孫男七。偉前紹興酒官。儀倣伋。新慶元市舶。

務儼僑。僑。孫文四。曾孫男女十二。以明年三月壬申葬君于章塢先域。偉。伋奉大母命來乞銘曰。曾大母嘗得銘。大父不得銘。寧不葬。惟先生哀憐之。因次第其說。系之銘曰。動以任乎時。爲富靜以安乎命。爲壽四世而林立。一科而岐秀。其蘋之深。封之茂也夫。

郎耆羽

宋陳亮龍川集

郎秀才墓誌。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

弟姪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著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也。是其郎耆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彦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其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月正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購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反飯於郎氏矣。鄭公

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墳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雲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爲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修。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附只兒哈郎

經世大典 哈郎滅乞里台氏。至元二十四年授昭武大將軍太僕卿。元貞元年進階資德大夫。

是年立西域司。改授資德大夫。御史大夫太僕卿。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佩虎符。尋進榮祿大夫。大德四年。以疾卒。子禿魯不花。至大元年。授閑府儀同三司。豐國公。遙授平章政事。行太府院使。西域親軍都指揮使。佩虎符。尋又特授左丞相行知樞密院事。至大元年。以疾卒。子咬住。

哥。授嘉議大夫。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皇慶二年。進通議大夫。至治三年。改授正議大夫同知典瑞院使。兼前職。天曆元年。秋九月。有戰功。二年。授雲需總管府。達魯花赤。

虞璠妻郎氏

宋楊誠齋集 大宜人郎氏墓誌銘。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輿歸自中都。因問昔同朝故人。

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輿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暄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壘七年矣。而未有以焯諸幽。夙夜祗懼。無以詔孫子。諗將來。俾母德其理。厥辜誰歸。託契不淺。言立而傳。微執事疇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中林公湜之狀在。某敢再拜序而銘旃。太宜人郎氏。寧國府寧國縣人。父侗。鄉先生也。太宜人生而靜專。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凡子。故朝散郎虞公璠先生忘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自忘其外家之貧。朝散公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子謂郎先生善於擇婿。朝散公慶於宜家。兩族有綈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免乳且哺子。且執事于膳于藥。匪躬弗置。匪嘗弗進。姑見其勤。諭遣之曰。汝自湏人扶。吾小愈。母久汝苦。

太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斲湏離也。既亡。春秋祭祀之日。鷄初鳴。急起盥漱。滌豆籩。具牲酒。皆出其手。既秩既蠲。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者。終其身。朝散公每觀書至夜分而歸。太宜人逆之閑右。如大賓大客。肅雍莊栗。慈撫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從容言曰。兒誠嗜學。彼自勤勵。頗督過之。將無傷恩遇。下以寬。有過失。未嘗笞罵。又爲之開釋。一家之中。上無乍急。下無齎咨。朝散公平日詩酒爲樂。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操從者出之門。外禁母得歌驪駒。於是卧尊罍。飛璣筆。投壺奕碁。賡酬詩句。大笑爲樂。不極驩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爲備先具。以待不時之湏。是以朝散公益得以交天下名勝。至於家人燕集。緣竹間作。則獨凝然危坐。若不聞者。一坐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雖厲之階多言。祇以賈禍。其子儔。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關守。復命兼攝繡衣玉節。導迎板輿。翟茀朱幘。暉映行路。往來千巖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詫說。冠蓋欣欣。緣服後先上干巖壽。士夫豔之。半巖御史得郡九江。諸子恐動老人之念。不敢言。既而聞之。喜曰。吾久矣動歸興。今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姥之高年者。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園。日涉其間。御史承迎母心。欲求爲祠官。以

便色養。遽以疾捐館。紹熙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臨絕湛然。享年八十五。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豸爲部使者。又以高宗慈福慶恩三封。至太宜人。人謂貧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怵其心。御史嘗諗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雖當燕衍。未嘗不勉儔以名節。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遷。皆譴御史。不知家有師也。晚耽釋氏書。風雨不渝。清晨未嘗茹葷。蓋五十年云。諸孤以五年正月壬午。祔于西山。寶于朝散公之墓。從治命也。男五人。介。仲。儔。佃。倬。仲迪功郎。新黃州黃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太學。前卒。女四人。俱嫁士人。令惟季在。孫男六人。衛。衡。衛。衛。衛。國子進士。衛。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主簿。女七人。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人。銘曰。朝散造家相維淑嬪。奉常蹇躬。匪師它人。奉常何師。萱堂老椿。帝曰此母是生鯁臣。予狄汝服。予錦汝綸。若節春秋。壽觴其芬。九齡有開。言歸其真。有西者山。有歸者墳。雨葉而根。禔厥子孫。

朱甲妻郎氏

元史

湖州安吉縣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湖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

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弃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剗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寫書官評事臣李中

國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